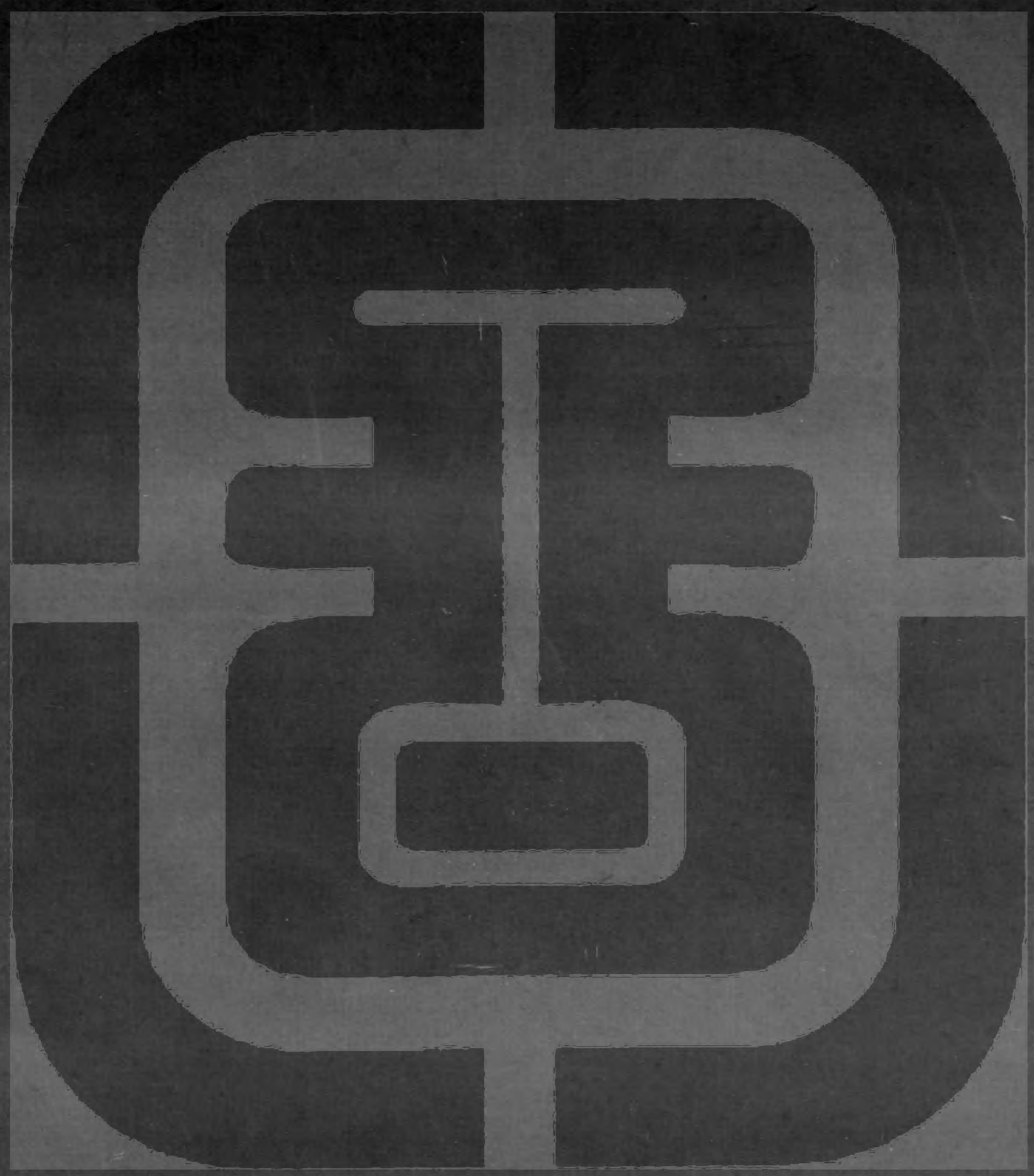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趙傳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

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酮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麁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帝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幕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官名）人名小冕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了濫反謂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劉攽曰案文敏當作愍除子彪爲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大守）

張湛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籍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前君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

詩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路大也君所過曰軾路寢車
見路車駕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式亦俛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靡瞻靡顧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侍從官改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千石候丞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秩故時入號曰中東門君帝數

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謁伏便溲小便也溲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家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其懦孀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而去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厲孀與懶同音力瞿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

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
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
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槐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
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
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
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以遵乃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揖而別遵甚悅之
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翊稱疾不視事免歸
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
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
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旁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
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恕而撻之
東觀記曰丹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詞爲恕撻之
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鞅上人嘗
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牙鮑叔牙
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
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終蕭朱隗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搆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李次君朱
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故知全者鮮矣時人
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
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

傳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心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交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受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傳勝孫小夏侯勝玩小夏侯見前書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

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觀記曰東觀記曰從田中歸謂從外歸也曳柴從外歸也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時節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其本心異也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

性自然體合仁義自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季文子妾不衣帛馬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乎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位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舉倫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真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言而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種語曰張湛不屑於僞之誚斯不僞矣肖猶介也王冊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敬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猶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襆奪衣服襆解也音直角反　拔刃向林等

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乎天不媿乎人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禄食冀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辱身至誉蒿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出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於首陽山餓死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東歸既遠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抵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令世誰能行義哉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悦之賜車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寬容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劉氏祿常有盈令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洽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等師事劉歆林既遇之
歆嘆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
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
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
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
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
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遂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
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
后稷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授漢業特起功不緣堯）

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畢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
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達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
終不說諭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
詩曰不忘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
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
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
官中郎將皆官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
堂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
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亂在外爲姦亂在內爲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
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
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齊謂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貶入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辟也尚書五刑謂墨劓荆宮大辟也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饒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行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藥餌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明年代丁恭爲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successor子孫必復其始（五氏譚曰大夫幸賢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焉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也天之助也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之助也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

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逃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矣使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斿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絰盡哀悉服斬衰案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斐皆曰絰首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痛也平氏中實摧痛也縣名屬南陽郡

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

阻未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爲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賓旅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七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弁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井泡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宇子盧帝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邊呂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爲後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馮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寵位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入史記曰楚之廢士雲台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救祠今馬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

常山太守少子濟道建相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白望見良時跪曰門下掾祝請上壽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誣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未盡人庶困之今良曹掾尚受其觴盜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勿減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良觴數百枚也太守歛容而止議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

臣聞爲國所重又在得人敦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簡恪躬儉安貧向首一節言雖青養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竊寵絶美憂責深大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家臣名傑撙行與文子同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人謚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束湯督化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鬢髮皓然衣冠甚備夫爲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

爲大將軍見前書一今以良爲議郎求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留也詔書詰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郎立長即立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京師即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佐職中興之不改建武十一年首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徵時譽希猶聽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後改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生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麑持歸內分門下取皮七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間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

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儀桓帝長大有威容吉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辛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疊濟陰太守）

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為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兄養孤兒子甚篤也）推財與之使得一等其母然後讓視賑給之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語將詣門（請詣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漢陽（漢陽今濮州將）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拜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吉為天子當明顯其

有常德者優其稟餘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慕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俸月七十石故時入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叛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厚孚侯典少篤行隱約謝承書曰典隱約儉節也博學經書第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擊孔子七經之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司徒胡廣舉有道皆正言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汎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啜土鉶鋤耨之勞不加於民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奢侈有不便飢寒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群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彖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

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下用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士為刊柳衮布被為用冤黔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遣百兔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之長貢者所服且鳥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烏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與竇武王暢陳蕃等侍當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賵太常侍謝承書曰典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酌并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鄠侯鄠音豎眉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之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

常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絶傕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燃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以成仇釣之讎（睚眥見鬬傳十斤爲鈞言其重）三人在塗炭各不聊生胄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詔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吏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滅沒也周易大過上爻曰過涉滅頂凶言過涉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也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謂棄鄙奔喪以相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也）少卿志仕終棄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第十七

桓譚馮衍傳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說文曰詁古也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分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辭析疑異性嗜倡樂（倡排優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

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傳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

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
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收執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令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庶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台文貝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讓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

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於楚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頓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

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以古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爲博士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遂署斬錯見前書）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和輯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

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口光武紀）女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鋤商賈不得宦爲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馬及爲吏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產）坐列販賣（坐列猶列肆）或窮困相賃（賃謂賃其財物）以自給濟（中家猶中產）而商賈大利坐收其術（坐猶因也）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罪舉告者（臧罪與也東觀記載譯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溢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婬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口此則事役一已不敢以貸使之補日衆爲界晉必二反如此則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口此則事役一已不敢以貸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類）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

壽賞少壽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竊胥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

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言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析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方士有之術之士必多數隻偶之類偶言偶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靈同之俗語詳通事雖有時合驚猶卜數中也

人之雅謀之發聲衆物同應恰人無是非之心出記之同者謂之靈同禮記曰無靈同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介甲冑也變聲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言先說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楊衒

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陷讖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觀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下不傳閔友琴道名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歎言九篇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一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前譚家鄉里以爲

榮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衍先上黨路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衍祖父早卒蒲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須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

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
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
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晉郤克傷流及屨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爲右逐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取以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主者
奮伸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詭於衆意寧國存
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羊傳曰祭仲何以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曰
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有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
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詭於衆意寧國存

身賢智之慮也詭遺文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辭若夫知其不
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眥於時猶負也
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韓昭釐宣惠王襄哀王
貴盲名高乎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
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應襄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即丹之先新室之興美後
不附今海內潰亂入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

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言漢代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毛據大都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嘗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毋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毋曰蓋聞明哲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稿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其昭晳者乎（晳明也商鞅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疣也史記贅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論堅也）龔當世之操矢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毋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毋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行）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愨實也幽冥諭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

鄧禹耐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融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行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又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遣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鉤町王為侯王耶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六縣吏人畜產門朔方大守略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獲數千人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禍聲未解兵連不息舉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

人於市貶武愈怨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倫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麛落丘墟田疇曠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駔緒莽時江朝海澤麋沸青徐荊楚之地擾擾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翔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哺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曜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曜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廩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據余爲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

脩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顧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冀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庸掠逆倫絶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産飢者毛食寒者裸（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辟其行秉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修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尹吉甫也毛詩序曰大雅者言周室之政小大由之焉有文武成康之遺風也小雅者言王道衰廢詩人各言其志也吉甫宣王臣並見詩夷吾管仲之字也）攘其蠻戎（蠻戎貪賊食禾稼蟲名諭貪殘盜侵漁也蠻音牟）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郡鄣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東帶名關北逼彊胡（井陘一名井陘也要害之塞故曰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

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憲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繫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美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也著兵書也）

首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猶以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衍得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也）領狼孟長屯太原（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迫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

剄頸俱受重任行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忠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辭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反國遂爲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讒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滅趙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嘵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陪山中諸將共攻杀杵臼并孤兒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爲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三王見吏始傳）天下豈動社稷顛隕（蠕動俞衆）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也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弟初興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兵一以爲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胥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

東帶三關西爲國蔽（三關謂函谷關也陘音形）秦何舉之以委質（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也）貳乃辟也（貳心古之制也）是以晏嬰臨盟挼刃而戰不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晏子俯仰而飲血仰天叫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疚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其方傳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戮鉤其頸劒承其心曰不與我則戰在脰劒在心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焉晏子奉盟而出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戰在脰劒在心崔氏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福亦劒刃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成都以晉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守成都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成都）

邑晉人求理杞曰季孫將以成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
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
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
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盬以
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
論小智也魯國下郡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由是言之
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為
萊宇似棗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乱萊難悟不究
始終輒改萊為棗又作萊或故作棗展轉乖僻為謬
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
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溈閒丘齊魯故言竊邑
畔君以娶利也年喪吉大夫竊牟婁及防茲
來奔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
食而已下來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
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深計
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
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
怨紓緩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
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借全邦之實行恐伯玉必懷
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
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
市邑十七頃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
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
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趙必勿受也
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州拔之故言
懷周趙之憂
前年猶往時昔晏平仲內紓延陵之誨終兒孌高之匪延陵邑名

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謂子雅高子尾皆齊大夫左氏敘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達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悪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日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寡君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以戚邑畔是悛於終身之悪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焉而不顧也言不過為己全而已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

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有旦暮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設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問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詞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蔿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憂所當留

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
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務況今位尊身危財
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姚來字也揭節垂
旬桓署立揭音其謂負其謂也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幾其欺天
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君長
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
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鮪亦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
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蕘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蕘言
不利之也蕘縣名屬河東順帝
曰狼三王皆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
改曰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谷自太谷趣上黨之道不窺言
下來救也今并州大谷關西有大谷是也宗正臨涇況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

蘭救宋申包胥重繭存楚衍文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夫人其兄即許穆公
之女爲許穆公乃亡鷹益千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
狄所滅戴公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
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
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也事敗
身危要思邑言行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訛僞也來
行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
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予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
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故謂者祝田爲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
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舒家在上黨邑惡繫之又書勸來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聖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摧衆而據望欲襲國之從頃邑同事一朝內爲列頭之盟與兵皆時巡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兵呂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犬無已身死地分頃爲飲器君長徙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制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佐救之節下無不占之忠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勢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優柔猶豫淹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舜之行悲夫命也張卹內行邪譬不遵孝友踰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於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詩夷舒宗者子也未邑遂結怨焉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馬連茹人也其

先濟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經典善屬文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巾飾者而已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下慄而衍獨晃黜永衍審知更始已殺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而已

之功李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爲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亦窘高祖急觀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謂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主

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桃其鄰人之妻者桃其長者長者詈之桃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任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斡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爲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桃音徒了反夫天命

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
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北城縣
西也劉攽曰案彭城不在定州當作彭城也誅斬剽賊
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
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朔日南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
一曰顯文德二曰寢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
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
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檻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
空長史譖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
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主姓也漢書藝文志曰當宇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謁者太守清
約恤護等懼之即共排門衍遂不得入後備禦陰興新陽
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
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惻
愍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賜大寇衍
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禄命先犬馬懷丁物竭根入冥思
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
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執平山陽王壯當之剛撰除官屬
衍不自量願效白以衍備門衛副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
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
言不敢惜疾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尋爲
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
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以漢
就書曰秦誓稱馮衍小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限蒙明府天覆之德華龍重
疊問者稼史嫌衍之罪衆煦孤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拯
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

尉徙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遂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補諸王賓客惶怖詣闕謝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東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太困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樞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衍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譬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終灌等咸譖平曰雖美文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入王令得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金多者得善將諸將金多者得善將金少者得惡將諸將皆怒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委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疏譬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終灌等咸譖平曰雖美文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入王令得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將諸將金多者得善將金少者得惡將諸將皆怒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委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魏尚坐上功差六級下之吏罰文帝聞其賢以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之邊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帝說是日令魯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也逮至晁董仲舒言道德晁於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太史公曰董仲舒公孫弘以儒術飾吏事而相為人廉直公務在引正以輔上德弘習春秋不如董仲舒之精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伯惟微賤之臣上無薦引之才竊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恣嫌豈不難哉臣衍之才竊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恣嫌豈不難哉臣衍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后心後為哀帝祖母寵太后陷以大逆誅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閉門行求時之利即出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慮掠之心行劫盜陰與敵慎周密內自脩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貪數欲本業之生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校百萬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力行近乎仁也而恣讒讒興譏議橫出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亂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行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渝渝如石落落如玉落落如石馮子德經之詞也言可貴

可鄙皆非道眞王貌綠綠為人所貴石船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貴亦永得志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羣羊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雅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誡子為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言協韻音莊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行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動靜之所謂盡之所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閑略抃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拘檢恬怕恬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傲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默默皆皮也傲儻卓異貌也口然長嘆自傷不遭遇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遊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氷之家不利雛豚之息言貪夥不遠

求市利也禮記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伐氷謂卿大夫以上喪祭得賜氷故伐氷也詩外傳曰大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氷之家不恃斗斛之入也韓對公儀休為魯相之時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曰吾自奉祿之利與園夫爭利則受祿之臣不操市井之利矣財雖多以貧鄰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侯居處益奢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榛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愆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行之曾祖故言先將軍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衛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

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也驍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驪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豐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鄗豐二水名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秦本封仕關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營焉馬行冢任今新豐驪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嬴子朝周過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爲流涕禮記擾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而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無穢繼而不修父爲昭子爲穆昭前面也穆後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

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闚門請曹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浮五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玄升文丁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淮南歷觀乎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耿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詩曰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牆社五山即五嶽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
子之朝兮汨吾西征貌楚詞曰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
朝新豐兮襲田鎬京朝亦卓也楚詞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發
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
廉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
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
波而飛揚衡押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衡
石以意測量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
志操紛綸流於權利兮親疏同而妒異獨欤介而慕古兮
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慧心
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
之樂眩沮敗也眩亦惑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而褰田兮獲孔德
道足兮又曰孔德之容惟天為大唯道是從兮又曰孔德之容
忽不可為也大路大也田空也幽冥也言時人不
不容時名賢於名利行動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
能觀大象無形哉行而自省而不愆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
自省者有之矣即佞人遂守志不改也言古人有為動直行而
曹尤過也自省不愆於古人欣吾黨之廣廣
兮顑頷逝而無由欣喜也黨曹偶也顑頷不飽貌楚詞曰
顑頷亦何傷兮擥木根以結茝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憤悱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己不逢
明君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
悲時俗之險陋兮哀好惡之不同
兮願橫逝而無由言不計
擥橫逝而其路幽雜詩曰雖曰匪親式燕且喜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名止也下柯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猶猶豫望也超過也
路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嶷而臨裔兮聊浮渭之波聲裔山一名崆峒在今三原縣北發音才結反辟音五結反顧鳥門而歌欷
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言已往者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殃之有再淚泫瀾而雨集兮氣滂滂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
言已往者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終不見我思慮不來遠已敗之深也楚詞
託於貴戚之擯斥兮俾守江濱之事偷薄之無及兮雖重誅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俗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
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殷勤意沈氣憤心結也瞰太行之嵯峨兮指虞虢之舊閭虞虢晉之二國也閭里也
我兮觀壺口之爭榮悼仁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河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遠相望之即序所謂逝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峯嵏高大貌深邃貌
忽忽而日遠兮壽捐冉其不與耶心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如猶往也處猶居也
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釣於靈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私兮委厥美而不伐
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湯乃得信也皐陶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

信奇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韋盧氏
今言舉陶未詳靈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韋盧抑而不
縱兮騏驥絆而不馳慟悽愴既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
策曰齊欲伐趙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逢
南子曰絆騏驥而不十里衝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
慷慨涕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諺協韻音志卑微賜之阜貧兮高顏回之所慕
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盛於此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
大不苟求富貴恐致卑辱故於此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
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
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軌范蠡
之絶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
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吸東西絡緯南北為經山為
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麓川澤虞之守也周禮曰山虞掌
物宜毛植物宜皁注謂黍稷菽麥之屬水濁宜麻漬水和宜麥河
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
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林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人菽與麥二七一十四至於泉其味鹹宜禽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
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蕃茂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軌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還是絶迹也陟隴山以隃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
決涕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隃猶遥也古字通八荒遠之地覽河華之

誅戮無遺脫者遭盛德之先故遠慙憤悲也洪音烏朗反濟音荐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

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行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悲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

遐觀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睹陽城之嶕嶢兮

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嶕嶢文仲曰峻也馬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詰而多糞言聖哲

糞埋也紆詰盤曲也憍憍鬱結也紛紜猶昏亂也憍音普遍反

之通論兮心憍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兮

天路謂天之路軌躡則同帝王政教則同也

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

煥明也言堯舜之德明明蕩蕩然也革命謂受禹禪也

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兮

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廣大貌班固幽通賦文

思唐虞之曩昔兮

曩猶昔也

日夜而幽思兮

冬悚反

悚悸而洞疑高陽懿其超遠兮世軌可

懿美也軌法也

帝典之始傾頊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

訊音信啓開也

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疾皆衍文也

書曰謀及卿士惟龜襲吉詩稱周爰咨度事而後動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除憚而懷懼兮

除憚猶懷懼也

定也高陽帝顓頊之孫也憚音丑制反未

又曰顓頊受之高陽高陽氏沈潛而有謀而踰敬與之論事

以有其謀而踰敬故與之論事

訊曩啓於甘澤兮傾

書曰啓乘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討征之於甘野甘在今鄠縣洛汭既德洛同也

之首鳥歌文王之德故諫之也非舜南風之歌思虞之曩昔兮

思唐虞之曩昔兮稽稷契與為朋

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覩名德謂之晏稽古揆度謂之晏）桀為亮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世孫號湯滅夏桀而王天下（史記殷本紀曰湯自契至湯八遷十六世孫周武王滅紂而王天下）盛殷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必窮其史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葉幽王為西戎所殺也懼驕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也）詔伊尹於亳郊兮（詔召也亳湯都也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冀周滅殷居曰洲也）揚朱號乎衢路兮（衢南于者也鄭玄王所都水中可以酌可以孔傷其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泣乎白絲（曰墨子見逆路而哭之為其可以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分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故揚朱悲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揔取也論詩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忿戰國之連禍兮憎權臣之擅彊（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脩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曰黜曰子又春秋貶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吳邾戎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也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不之大夫也曷為貶刺天下之大夫也時晉為盟主大夫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文子晉之趙武於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

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晏名堯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世孫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世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班博曰其興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粹殷每至末代必窮其史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葉幽王荒淫所紂也酈縣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狂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近郊三十里地名今衛州也）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酆洲（詔召也亳湯都也在京兆杜陵鄠呂望周太師輿周滅殷居酆洲也）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詔召也亳湯都也在京兆杜陵鄠呂望周太師輿周滅殷居酆洲也）墨子泣乎白絲（呂氏淮南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分）

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荀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楊朱悲造作之非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揔取也謌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忿戰國之連禍兮憎權臣之擅彊（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脩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褒崇薛杞于滕侯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滕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曷為褊刺天下之大夫哉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曷為褊刺天不之大夫哉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曷為褊刺天下之大夫哉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梁（溴水名在河

內軹縣東南至湜入河謌雅曰泽莫大於溴泽音古見反

妄作聘申叔於陳蔡亏禽荀息於虞虢

傳陳夏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君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裝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臣遲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古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朱儁鈯之介聖号討臧倉之愚知娭子及於彭城亏爵仲於夷儀

儁鈯齊大夫介猶閒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不拾遺聘景公患之儁鈯曰去仲尼猶吹毛耳昌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景公曰善乃令儁鈯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臣名忤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何為來見孟子曰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嫘娭宇吕忱音仕眷反勉也宋翔凤謂娭作嬖宇吕忱音比雜作嬖

盖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此何以書貶昌為貶平昌作亦云譏子反華元專而不盟不受若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盖以半宋城子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鄖石等出聘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入圍彭城楚子重救之如曰不然叹剧有所據管仲辅齊桓公以霸諸侯彭城邑也崔人滅邶管仲辅之邶邶邑也崔人滅邶管仲辅齊桓公之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就夷儀而賞賞也○劉敞曰

葫芦沈孫武於五湖号斬白起於長平

寖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言用兵

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雖雅曰深莫大於溱洧音古見反

妄作聘申叔於陳祭仲

傳陳厲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厲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其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問之也遲言之也荀息晉大夫也傅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朱鉏之介聖弓

鉏齊大夫介擐間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公患之鉏商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吾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諫必輕絕魯君樂之公乃受鉏商以女樂二八遺魯哀公樂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守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

計成倉之愬知嬖子反於彭城乃爵管仲於夷儀

鉏商大夫也名景公患之鉏商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吾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諫必輕絕魯君樂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守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何為輕身以先匹夫者以為實非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予不遇魯侯天也孟子反為大夫也名嬖予吕忱音仕誉反勉也求覩記作讒字比雖作嬖

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書人十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曰為貶平公云譏子反華元專政而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半言之在傳宋大夫而石等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在傳宋大夫而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則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仲齊桓公舉夷儀以封邑也崔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舉夷吾而霸功立事不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國語曰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劉敞曰

葫生沈孫武於五湖乃斬白起於長平

寖漸也摎武吳王闔廬將也言用兵

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

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

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廣闊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分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曰起鄔人也事春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惡叢巧文以蘇秦於洹水兮逃張儀於鬼谷叢細也毒恨也閼東為從閼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從橫說說閼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劉敬曰注云閼西六國令事秦崤關而伺繆有六國不合明上文衍出閼西六字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山峻嵱商鞅之法術兮竟韋非之說論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峻也商鞅姓公孫氏衛人也相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伍相司禁相連坐不糾發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行之四年秦

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好刑名法術之學出於黃老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以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言始皇之跋扈兮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淫泆而弘大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相秦書曰令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滅家語者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先王之法則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王之焉著於絳臺援引也矯正也飾也文辭習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擯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戮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文有規諫必諫作臺必諫作臺共散之無不可者是文辭事君必有之無以言耳擯舉楚大夫伍舉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鄧臣之崇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享用不煩官府不發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

疲馬財用鼎馬臣不知其美
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

以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

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
窮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
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
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以為文王之戰
亦不過此季札吳主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
札最少而賢壽夢皆愛札欲立之札
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於是皆先歎
烏前反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撫拾也鄭
僑鄭大夫

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
鄭詩曰溱與洧瀏其清矣晏嬰
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
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
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曰噎噎其將暮兮倘於邑而

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

噎噎陰昏貌
詩曰噎噎其陰

陰楚詞曰四牡騑騑以
復路汲行迷之木速馬素升而馳騁兮

四馬曰騑騑行貌
四馬玉斗以柔翳

伯夷而祈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
也楚詞曰駟玉虬以乘翳

兮用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彪如曰駟
相伴猶遨遊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及驥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
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

於中野兮遇伯成而應歎眞人之德美兮淹壽踵而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
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不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歎誠也眞人即謂子高踽踽猶踽踽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仁

子喬也
義亦通

意甚惜而不濟兮俟田風而容與乘菁雲而相佯

兮遏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濱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

堪猶遲疑也愴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自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亦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林謂食馬以粟牙林曰滑水也槽音市林反或作堪宇

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宄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

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遂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

躍青龍於滄海兮驂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

神崔翔於江鳥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

天有二十八宿戍龍虎龜鳳之位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北方為龜蛇驂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崔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幽昧也衍既反故宇欲鑿巖不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畴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方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為秀恐失之矣

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掇綺季之麗服兮揚先人之有功

纂繼也前脩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搴吾去夫前脩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術之高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燕飲曰四人冠高冠佩利劍年甚偉也

好樂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疾子明之類也

特異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高冠佩利劍環

衣服甚鮮故白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

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炭炭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

吾佩之六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導其威儀整勅服飾以異於衆也又曰餐六氣而飲流瀣兮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爲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斯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爲大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爲大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爲六清仙官第五名曰王芝副食拜三官正負御史

捷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並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譬離宇廷已立身行道依仁蹈義猶屈原也江蘺與薜芷幼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枳之爲木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爲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枳寄周書吕刑篇曰鴟梟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八大人枳維公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任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讒言上下相維讒為譖蔽也共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定也蕙香草也杜若也蘭即澤蘭也並自並也一名符離

一名鈎杜蘅其葉如葵其臭如蘼蕪蘼蕪芎藭苗也

葵揩射干雜糅蘼蕪流夷於清水兮蘭與新夷光熙熙而日新兮芳郁郁而彌烈忽而莫貴非惜身之難兮恐修名之不立

似蛇林而有節其根卽芎藭也新夷木蘭樹也皮白似桂而薄味辛似細辛而香其華未發時苞如筆頭南人呼爲木筆亦曰迎春郁郁香也

遊精神於大宅兮抗高行之卓卓保清靜以養志兮實吾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

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鳳翔棲其群兮鹿麋鳴而求其友此所居之處山林飛禽之狀也麋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今以斂思兮覽聖賢以

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就實兮
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
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
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孔子曰萬
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
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陂側也陂音兵義反史記曰
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
陂以常存也鎮協韻竹入反閒音閑 大莊周之釣魚兮
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以至人之髣髴蓋隱約
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衍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
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
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
而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耳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貧楚王
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
為人灌園孟子曰齊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
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
約而反得道之精窮陵悟塵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約寞也超然高邁配於
喬松之妙節也惟吾志之所
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依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與俗不同依儻猶
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察志泪而令聞則於不朽聲芳
縣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
家衍娶北地文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也兒女常
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揩壞於時衍雖載柯與姊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最
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止有妻妾雖宗之恥
微尚欲踰制許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西
子之母過尚與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
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災
自婦人肴蛇之心不重破國妬嫉之情不憚喪身壯雞之
晨給家之索古之大忠今始於衍醉飽過羞輒為禁尉房

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碧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悠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翛翛不育紡織紝子無文丁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憐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氏達所見頭無斂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主人入寘販之舍不忍其饑計婦當去父矣念兒雪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為效惻惻焦心事事窮陽訟訟籍籍不可聽閒衆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眉泥塗心為愴然縑敝放散衣不補綴牛化亂一縷不貫餓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悵悵於垂白家貧舅姑之門何暇有讓白髮歸舍天上持質扣劾詞語百車觝戟在門不出心專執狀以來養據長癘自生禍狹衖以室家紛紛之故損藥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閭食何敢有功名之踏哉

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節求謂反）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慕於懷（慕猶貪也金或作乘）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修道德於幽宴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見有二十八篇）謂宗甚重其文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孟書曰居室之義人倫忠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而有去兩婦之名事誠

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言意似此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鼂山
下鼂音力召反之子鄭玄注淑雖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
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特被覆豹
裘令勿驚覺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
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
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
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
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君脫躧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馮衍之引桃妻之譬得矣
夫納妻皆知取而言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丈夫情
易而怨義情難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
悖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巳光武
皆華之詞嗚呼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譚遭也言
不相與俱必遠禮兼上才榮微下秩二人之道
時戚被禍斥也

馮衍傳第十八

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衛太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仕郡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陽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

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懲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往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鋭允台垂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旛也淮南子曰尭縣鐘鼓磬鐸置鞉以待四方之士為牚曰以道者擊鼓以憂者擊鐸有獄訟者搖鞉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衆賢也明四目讀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既沒周公曰各安爾宅各田爾田無敢侵人田田無敢易人常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攝政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誅管叔放蔡仲周公乃告庶邦曰予惟以爾庶邦惟德動天無親克敬惟親民惟懷惟德惟治惟亂惟恭惟敬惟和惟睦惟凶惟德惟怨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抑損也欲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也故酒天下交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推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氏一族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毋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而歎子貢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人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自益者人與之謙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益而不止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全令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疾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無異軍而行離衆而止師熠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至乃訛言積怒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貌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不明厥極暗聽之不聰厥極不蠲厥極貪心之不睿厥極急也王者承天順地莫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

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慈兄友弟恭子孝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翊冗職散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恭之姑也遠背大義甚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匈奴及隗囂據隴右欲招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

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興義兵承天罰所當必推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書今文尚書作酌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據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聖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浚剪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雨雪不得俱往伯桃謂角哀曰吾聞人有飢寒自救不俱生伯桃入抱中而死楚平王聞之以上卿禮葬之賢以士鄉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家子之恩而複厚葬之吾甚感焉今日十五日當大戰以決死生恐無益而來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腸勇角哀至期自陳兵而往馬詣其冢作三梱入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忠孝下悃（悃誠也）當世（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利而及（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就不決（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反覆愚老之言（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冀采納（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遂睚（睚目也）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劉秀）徵（劉秀）將（劉秀）劉將軍歸與冀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廣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廟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下）重（動也）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惶（言從漢初以來屢有變亂）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塗地言如塗泥之易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軒乘輿輪（軒謂以頭軒車輪也）帝遂為止（軒止車輪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

王逈注楚詞曰軒舉輪不也

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
川阿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
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
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位司
隸校尉為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
尚書歐陽先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叙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
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初反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
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

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
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爭升太守趙興到聞乃嘆
曰栽受漢爵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上與之黄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
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豹系出升復署
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與欲謁之永疑其詐諫
不聽而出與遂駕往永乃按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鼻為之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
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
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

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尚書兵馬恰本或有時亦眉害吏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為上加不者誤也）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雖中遣信人馳至長安）大伯乃發（也○劉攽曰文傳合案文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又問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懇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陛擬洛陽上商里社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也）固辭不受時董憲未平（憲神將也）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

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楊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疾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馬勒也說文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以法律控御之術(御入也)諭以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迷中即將還入襄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叱從者欲牽車關過須臾良乃下車謝永永即將來歙表還車關過須臾良乃下車謝永永即將來歙表還車關過須臾良乃下車謝永永即將來歙表還

下獄未至城皇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來
曰君最夜見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性慥近臣其以永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語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諸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詭擊羣賊詐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此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此陽入

堅救入繫徵其父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止宿遂同牢并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群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九制書皆聖封尚書令重封雅故蹟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布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今之水門水常饒足既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端

帷帳除子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朞令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切還諸徙家蠲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侯霸上書言徙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無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類相從令息遊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又作黌庠也備俎豆鄉射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昺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昺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閑遂潛于墓次不闚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邳憚

邳憚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姞氏封於燕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邳音之日反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

文曆數王莽時寇賊並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南方朱鳥之宿楚之分野也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故爲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漢書音義錄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衒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

故能立功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師呂望也仲父管仲也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職以重在慢乎惲以讓自喻因自嫌擊史記曰吳兵驕躁盈滿之氣合三爲一謂三才未分之時也陶匏之成衆品如陶匏之成衆器也匏瓠也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包含元氣如匏瓠之包物而爲一瓠也劉放曰顯表紀世圖書志曰太極元

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上天垂戒
謂蝗災感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王受天
並在漢分也長命運行未絕勸莽當順其時取之也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
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
文作其竊位者歟且堯舜不死與天同壽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
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所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
死與天同壽以天顯自與古禪
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察大怒
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冀即害之使黃門
近臣曾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順旨詈曰所
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獄冬會赦得出乃與

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
蒼梧之山之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
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零陵縣東南
傳後東徇州郡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
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盛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
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後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
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
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鯑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
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車吏諫之武王曰吾恐行以救勝負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剋
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乘止鼎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
武王伐紂至牧野對刻紂旗曰注紂亦旅若林會於牧野紂亦陳其旅若林武王伐紂
案文伐字下少一啟字將軍如何

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罹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後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畢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盜賊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歎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刃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為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詣縣以狀自白令應之遽縣令不欲其自首故應遽劾之緩也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按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又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汶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遣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縣延縣姓音涎之後音陷天資忠亮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令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歙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列延爰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王輦觥

(狀貌色貌)司正主禮(讖者觥罰爵也以觴為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觩(音求思柔觥音古横反)以君之罪
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貞言延外示方直而內
屬而柱朋黨構妾閨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憑並作明府以惡
為善殷肱以直從曲此皆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
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郅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
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
族尚書曰嬉兜共工于驩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言訖弗肯
孔任不行(肯用也孔甚也任佞也)能作殷尤(尤過也)月帝用有歌(尚書曰殷
首哉惲不忠孔任是(召歙也惲自責不忠故
以孔任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

(豺虎貪殘以比縣延也)先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數眾讖言於縣延之罪也)罪莫
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讁
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遽郅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
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縣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
所不能為(戚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戚孟子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
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

(言歙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
蓋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

山以起此論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
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禮其君之所不能為
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惲紫巳彊之矣障君
之過塞其源也今朝廷壅蔽以牛障目之譬也君謂歙也言歙拒賢路不聽之
方草酒嘗縣延而惲障蔽不聽既有其直而不死職
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
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翕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
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
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竟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以舜為父老之人也
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艸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艸字也南野謂蒼梧也

謂來歸為松子亦松子也敬以歸隱遠白謂同之劉向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
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今葬得全軀樹類謂樹類謂有亂嗣還
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住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
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道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
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
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樹特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瘢病去隱處精學蚘陂中陰就濕延涎辟不行同郡
鄧敬因折支為坐以荷薦肉敬盈酒言談彌日逢鷹事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
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門徒也帝常出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

門聞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郎將門侯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憚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子不能得之於君父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臣乎況卑下乎帝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言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

猶尚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遠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伯奇參妻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而遂不聚舂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甸富枢上以身扞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若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憚不雅勿故也左遷又免歸避地教授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攏之加笞

八百不死入見惲搏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挫龔龔出怨懟遂殺沖惲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

子壽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亦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慴谷相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徵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屬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主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采詩而觀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書曰旁求俊乂明揚側陋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考知政理遠失人心輒更改之故天人

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臣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蠲死瞽言非爲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忌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堯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重譏無窮臣敞謬參樞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劉攽曰紫合浦當作廣誤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壽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剛鮑永郅惲傳第十九

申屠剛鮑永郅惲傳第十九